



日语 语法 研究

刘耀武 徐昌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语语法研究

刘耀武 徐昌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语语法研究

刘耀武 徐昌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876印张 190千字

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 S B N 7-301-00765-5/H·086

定价：3.00元

写在前面

本书是刘耀武、徐昌华两同志的日语语法论文集。大约两年以前，在一次聚会时谈起我国的日语语法教学和语法研究，几个人无拘束地发表了一些意见。当时有人提议，何不选些题目写些文章出个集子？恰好一位出版社的同志也在座，表示这样的书是需要的。后来刘、徐两位当真就写起来，而且写出来了。我有幸读到他们的原稿，获益非浅，觉得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出版家看了部分稿子，也认为质量是好的，但觉得学术性，理论性太重，担心销路。这样，稿子就暂时搁下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次承诺出版，这个论文集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是的，这是一本学术性的、偏重语法理论的书。但我以为这恰恰是它可以出版的主要理由。国内出版的日语语法书也不在少数，但恕我直言，说得上学术性，理论性的著作实属不多。这本论集大概是“春天的第一只燕子”。它虽不是系统地论述日语语法，全书并不构成一个体系，但是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日语语法许多重要问题。例如单词的认定和词类划分，句子定义，述语性，主格、主语和主题，“文节”，“词”和“辞”，动词的语态和体，等等。我看到的国内出版物中，论及这些问题而又不是“炒冷饭”，有一定见解、有一定深度的实是不多。把这样一些问

题集中在一本书里讨论一下，当然是有意义的。

第二，就所论题目介绍了日本语法界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说或见解。不限于山田、松下、桥本、时枝几位名家，当代语法家持一家之言的都有介绍。因此就有不少新的材料。而且我觉得介绍得很得体，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搞日语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差不多所有的语法问题日本语法界没有一个无争议的。学派林立，论述众多，不知迷宫的出口何在。有了本书这样的介绍，就像有了一个旅行指南，对于日语专业的研究生、大学生和教师自不必说，对于只知道日本中学语法的一般学习者也可使他们开阔眼界。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第三，尤其可贵的是，这个论集并非只介绍现有的学说，介绍是为了阐明问题的来龙去脉，介绍之中就有分析，有评价，有肯定也有扬弃。每个论题，作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尊重前人学术成果又不落巢臼，敢于和善于开拓新路。一切有出息的研究者理应如此。尤其是在国内日语语法教学囿于日本中学语法，不越雷池一步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更值得提倡。

语言这东西，可说是一种复杂的技术，要多么复杂有多么复杂。一方面，这个复杂的技术却并不难，操本族语的人，人人可以运用自如。另方面，这个技术又极难，语言学者要描写它，分析它，研究它的规律，就很困难了。要求某一学派，某一学者，全面、系统、科学地阐明日语语法的整体和局部的所有问题，起码现在为时尚早。当然更不能要求一本论文集对所论问题都作出无可争辩的结论。各篇论文的内容无需我介绍，读者可以自己阅读，思索，并考虑你自己

的意见。如果能引起日语学界的注意，这个论文集也许会成为开辟国内日语语法研究新局面的一个起点。

一位西方语言学家说过，语言研究“往往注意了语言就忘了人，注意了人就忘了语言”。语言毕竟是人的交际工具。仅仅把语法研究限在语义结构的层面或表述结构的层面上，完全忽视交际层面，恐怕难以窥其全豹。现在学术界的倾向是把目光不局限于语言而转向言语。功能语法、话语语法、交际语法以及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在日语研究中也初露端倪，方兴未艾。这可能涉及语法学研究对象的上限问题，语法学与边缘学科的关系问题，但这种趋势无疑将使我们在宏观把握上向前跨进一步，对语法学的发展是有意义并有益的。期望本书作者和国内学者在更宽广的领域中取得新的成就。

刘和民

目 录

日语语法结构研究.....	刘耀武 (1)
日语句子的述语性.....	刘耀武 (32)
关于日语的句节.....	刘耀武 (49)
谈谈日语的主语与主题.....	徐昌华 (62)
试论日语格助词与谓语的呼应关系.....	徐昌华 (74)
日语词类的划分原则.....	刘耀武 (85)
日语的感叹词.....	刘耀武 (95)
日语的连体词	刘耀武 (112)
关于日语接续词	刘耀武 (120)
日语的陈述副词	刘耀武 (139)
现代日语动词体的研究	刘耀武 (158)
论日语名词的格范畴	刘耀武 (173)
日语被动句的特点和用法	徐昌华 (185)
试论日语句式的相互关联和转化	徐昌华 (198)
日汉数量结构的异同	徐昌华 (211)
汉语取得动词与日语取得动词「もらう」 的对应关系 (一)	徐昌华 (230)
汉语取得动词与日语取得动词「もらう」 的对应关系 (二)	徐昌华 (240)
论三上语法的本质	刘耀武 (249)
陈信德先生对中国日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徐昌华 (268)
后记.....	(275)

日语语法结构研究

刘耀武

逻辑语法结构及其外围

一般来说，研究语法体系，无不涉及逻辑结构，因为语法是在分析与综合语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语法体系的核心必然是此种逻辑结构。但应指出，逻辑语法结构并非语法的一切。它只是叙述上的语法即语言结构的语法。因此，可以看出，在逻辑语法之外，还有上位的关系语法结构及下位的情意语法结构。因为人的交际行为是在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进行的。两人之间的对话具有社会和历史的性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言语活动。此种言语活动具有叙述性。而对话性和行为性是说话的最高层次。所谓对话性是指两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称之为伦理关系。此种关系在逻辑语法的上位形成体系。这就是包括对话语法、交际语法、行为语法、关系语法在内的伦理的习惯体制。我们称它为关系语法结构。由于叙述性包含在言语活动之中并形成其内容，则叙述性结构内部必然含有表情性，所谓表情即指说话人主观情意的表达。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常常调整此种表情的魔力，进而使之升华为语法事实。这就是在叙述内部弹感情之弦的语法。也是论述语言美的脉络的语法。此种语法事实体系化，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情意语法。谈到语法学体系，多

半只指逻辑语法结构而言。其上位结构的关系语法结构和下位结构的情意语法结构则往往被人们忽视。关系语法的实质是指现实社会的伦理关系，也是逻辑语法描述敬谦尊卑的一种语法。而情意语法来自表情的魔力，是作为逻辑语法的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成立的串珠绳式的语法。日本语法学界一直流行的语法体系，多半都是逻辑语法结构，而忽视关系语法结构和情意语法结构。即使在逻辑语法中也往往被主谓间的支配关系所吸引。甚至可以说，逻辑语法的核心就是主谓语的支配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逻辑语法还不单是主谓关系。也有的不以主谓支配为理想形式。应该说，逻辑语法具有多种多样的结构，其中主要的是主谓关系结构。凡是把主谓关系看成逻辑语法的一切，都是把语言的逻辑和逻辑学的逻辑混淆起来的结果。虽然逻辑学的逻辑来源于语言的逻辑，但不能因此就以逻辑学的逻辑来解释语言的逻辑，因为语言的逻辑是一种更加宽容的逻辑，或者说是逻辑的习惯体制。也可以说是超逻辑的逻辑。

我们研究语言的结构时，应该从逻辑学的逻辑后退一步，进入语言的逻辑来研究语言结构的奥秘。此种做法并非依靠心理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而是从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中把心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分散的语法事实抢救出来。如果语法结构本身寓于心理学与社会学之中，就不能发挥其独立性。而且心理学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的语言学家所说的语法结构仍然充满逻辑学逻辑的色彩，虽然换了容器，但内容未变。而且受词汇的纠缠。特别是索绪尔语言学使语法学在语言学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并以充分根据提出新的语法学体系。但是我们觉得，这还不够，应该再前进一步。

使语法学作为纯粹的语言学摆脱词汇的束缚。而且动的语法学，即拥有历史的语法学只能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因为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语言学的缺陷正在于容许词汇的束缚。其次是必须抛弃希腊、拉丁以来的逻辑学逻辑的残渣。我们认为，应该对逻辑语法结构中潜在的逻辑学逻辑进行一次大的手术。重新站在语言逻辑的立场上建立起新的语法体系。

主谓关系与句子

所谓主谓关系，如果作为逻辑学逻辑，则另当别论，如果作为语言逻辑，则是和其他各种关系结构同等的一种关系。但人们对于语法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句子，许多人都以主谓支配来加以说明。往往借用心理学与逻辑学的术语，进行各种巧妙的解释，而结果仍然以是否有主谓关系来给句子下定义。然而，具有主谓关系以外的形式的句子，却不胜枚举。而且虽然具有主谓关系形式，仍然不是句子的也屡见不鲜。也就是说，以主谓关系来说明句子，常常发生说明与事实之间的矛盾。只从内容上规定句子，说句子是思想的完结体，如果不从外形上加以说明，还不能算是语言上的说明。也就是说必须把思想的完结作为所指，同时要说明它的能指即形式。按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符号不是把物与名统一起来，而是把概念和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具有两面的心理实体的统一。他把听觉形象称为能指，把概念称为所指。在语法上给句子下定义至少应该做到这一点。应该指出，以主谓支配形式来说明句子，并非真正从语言上给句子下定义，而是受逻辑学的先入为主的影响。有种比主谓

支配的观点稍微宽容的看法，即词组观念。这是从语言结构产生的观点，但若从此种观点出现的过程和一些研究成果来看，仍然没有脱离主谓支配的束缚。以此来给句子下定义仍然不妥。因为现实中有许多非词组的单词句。另一方面，词组未必都是句子。因此，有些学者感到给句子下定义非常棘手，企图把句子从语法学中排除出去。那末，排除句子的结果会如何呢？无非是否定这一语法事实的存在，取消语法学的研究对象，带来的只能是语法学的毁灭。所谓语法事实，正是以思想完结为目标。而语法活动的目的也是以思想完结为目标。当然有时是直接的，也有时是间接的。总之，语法事实应该是使内心的思想活动达到完成，即以完结为目的。而思想的完结体就是句子。因此句子应该是思想活动预先规定的语言形式。具有宣告思想完结的意义。当然，虽说“完结”，也有各种阶段，特别是动的思想或精神很难说是真正的完结。因此，这里所说的完结，只不过是较完整的思想。是从句子内容来说，而对句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其外形。还必须宣告形式上的结束。语法活动的终止点，即形式上的终止符。语法活动的终止即指语法的发展已达到极限，到了不能再前进的地步，再往前走就可能到达语法以外的世界。一般来说，句子是语法活动的终止。可以说，语法活动到句子为止。离开句子则不是语法事实。句子是语法活动的场所，是语法现象的世界。语法以句子为中心，因此，否定句子就等于否定语法存在的根据。至于比句子大的语言单位——篇章中，固然也有语法活动，但其语法结构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应该作为句法学的一个领域进行专门研究。而且篇章分析虽然也涉及语法和语义，但更主要的是从语用的观点来

研究语言。从前的语法多少受到命题逻辑的影响，主谓关系以某种形式支配着语法结构，在此种框架中考虑各种语法事实。所谓主谓支配不过是语法事实的一个领域。以部分代替整体则造成许多模糊现象。其结果，一方面只偏重于逻辑语法结构，完全忘掉关系语法结构与情意语法结构，另一方面，导致否定语法活动的宇宙——句子，使今天最先进的语法体系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使真正的科学语法学陷于瓦解状态。但是只要语言事实作为语法语言在活动，那末，忘却语法事实的自律性也是不可能的。即使作为一门学问的体系不复存在，而作为其母体的事实也会永存。现在的语法学正处于这个严峻的时刻，企图再次兴盛起来。脱离过去受命题逻辑影响的旧体系而迎来崭新的语法体系。这就应该脱离逻辑学的逻辑，而站在真正语言逻辑的立场上来分析句子。

日语的连续法

语言的连续法种类繁多，各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连续法，日语也有其特有的连续法。了解此种连续法便可了解日本民族思维活动的规律。

日语连续法的主要特点是，观念要素在前，语法要素在后，或者说，先行的多半都是观念要素，而后行的多半都是语法要素，例如：「遠く飛ぶ」这个结构，先行的「遠く」是用来从状态上限定「飛ぶ」这一动作观念的内容的。因此，可以说，「遠く」是比「飛ぶ」更加倾向于观念要素。与此相反，后行的「飛ぶ」担负着陈述的语法责任，所以比「遠く」有着非常浓厚的语法色彩。再如：「遙かに遠く飛ぶ」

这一结构，「遙かに」与「遠く」之间有着同样的关系。即前面的「遙かに」限定着「遠く」所表示的状态观念内容，而后面的「遠く」则担负着这一形容的一切语法责任。因此，我们说，「遙かに」比「遠く」更加具有观念意义。而「遠く」比「遙かに」更有语法意义。此时，「遙かに」不与「飛ぶ」发生直接联系。而是隔着「遠く」间接地发生联系。

再如，「いと遙かに遠く飛ぶ」中，「いと」与「遙かに」之间的关系，前面的「いと」从程度上修饰「遙かに」这一状态观念的内容。后面的「遙かに」则担负着这一形容中的一切语法责任。因此，可以说「いと」比「遙かに」更加倾向于观念要素。「遙かに」比「いと」更加倾向于语法要素。此时「いと」与「遙かに」发生直接联系，而通过「遙かに」与「遠く」及「飛ぶ」发生间接联系。

此外，我们再分析一下「いと遙かに遠く飛ぶ雁」这样一个结构。其中「飛ぶ」和「雁」之间有着新的直接联系。即前面的「飛ぶ」修饰限定「雁」这一实体观念的内容。

「雁」则肩负着一切语法责任。因此，「飛ぶ」比「雁」更具有观念性，而「雁」比「飛ぶ」更具有语法性。如果我们再改变一下结构：「雁飛ぶ」，「雁が飛ぶ」，则结构关系也随之产生变化。即「雁」是表示「飛ぶ」这一动作的主体要素，「雁」比「飛ぶ」更具有观念性，而「飛ぶ」则是担任这一陈述的语法责任的要素。因此，比「雁」更具有语法性。如果再对下列结构加以研究，则两者的关系会更加明确了。「雁を見る」，「雁に問う」，「雁と遊ぶ」等结构中，「雁を」，「雁に」，「雁と」更具有观念性，而「見る」，「問う」，「遊ぶ」则更具有语法性。再如，「雁の

友」，「雁の涙」等结构中，两者都是实体观念，但是，「雁の」中的「の」起着限定作用。限定着「友」，「涙」，因此更具有观念性，而「友」，「涙」则更具有语法性。甚至在「雁と雲」，「雁や燕」等结构中也有此种倾向。

其次，下面准备再分析一下日语中更大的单位。如：「餘念なく本を読む」（专心读书），可以分为「餘念なく」和「本を読む」，因为前者限定或修饰后者，前者更具有观念性，而「本を読む」则为这一陈述的主要部分，更具有语法性。而「餘念なく本を読む彼」这一结构也可分为两个部分：「餘念なく本を読む」与「彼」，前者比后者更具有观念性，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语法性。而「彼は餘念なく本を読む」这一结构首先应分为「彼は」和「餘念なく本を読む」，然后再分为「餘念なく」和「本を読む」，因此，「象は体大なり」，「象は鼻が長い」也应该先分为「象は」与「体大なり」，「象は」与「鼻が長い」。即（象は）＋{（鼻が）＋（長い）}，而不应该分为「象は（鼻が）長い」。日语复句结构也有同样的关系，如：「駒がいさめば花が散る」中可分为「駒がいさめば」与「花が散る」两部分，前者为后者的条件，而后者承受前者形成语法的终结。因此，前者更具有观念性，而「花が散る」更具有语法性。前者表示观念活动，后者作为基础担负语法责任。

如果再进一步分析，「雁の涙」，「花が散る」，「本を読む」，则可先分成「雁の」＋（涙），（花が）＋（散る），（本を）＋（読む），前面的「雁」、「花」、「本」都表示实体观念，当然具有观念性，而后面的「の」，「が」，「を」表示这些实体观念以各种关系和后面相连续的功能，

因此具有语法性。再如：「静まれよ」，「行こうか」等结构中，可先分为「静まれ＋よ」，「行こう＋か」，进一步分为「静ま＋られ」，「行こ＋う」，前面要素表示动作观念，具有观念性，后面要素具有延展其语法功能的性质，具有语法性。「行く」，「読む」，「死ぬ」等「行」，「読」，「死」等词干为观念部分，「く」，「む」，「ぬ」等词尾是语法部分。「白い」，「美しい」也是「白＋い」，「美＋しい」。但在文语中「美し」，「悲し」，「楽し」等为零词尾，因此语法部分是消极的。由此得知，「鳥」，「山」，「花」，「水」，「これ」，「私」等词也是消极的。或者是零语法的。因此，可以有「花咲く」，「これ買う」等结构。而「春めく」，「黄ばむ」，「いやがる」中如分词干与词尾，则为「春め＋く」，「黄ば＋む」，「いや＋がる」。但通常不这样分，而分成「春＋めく」，「黄＋ばむ」，「いや＋がる」。此时，前者为词根，是观念的，后者为接尾词即语法的。如上所述，日语接续法是按照一定结构原理建立的。即观念要素在前，语法要素在后。各个要素象齿轮的齿一样互相咬合着，连续地结合着。不管结构如何复杂多样，永远保持此种结构原理。逻辑语法体系首先从说明此种结构原理出发而形成体系。至于语言究竟如何连续，通常是二项结合。即两个单位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单位。在此种合二而一里面有着一分二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综合里面存在着分析。因此，可以说语言的连续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整个过程。不单语言如此，所有以理智为媒介构成的事物都要通过分析综合的过程。当然分析综合也有各种情形，总之，是分析矛盾关系，把矛盾的东西分析出

来，克服矛盾进行结合。但真正的矛盾关系必须是在两个矛盾的事物之间形成。所谓理智结构，一般都是双项的。因为语言有着理智的媒介作用，所以也是双项的。即由两个单位构成。尽管语言是超越个人思维和逻辑理性的，但作为语言基础的逻辑习惯体制也好，制约逻辑也好，从其根本来看，都是双项的。因此，语言在任何场合都是两个单位的相关关系，例如：「象は鼻が長い」这个结构，看来像是三个单位，但实际上也是两个单位的累加。「彼は餘念なく本を読む」也是（彼は）+〔{（餘念）+（なく）}+{（本を）+（読む）}〕，此种结构中（彼は）为主体观念。

语言的连续法不管上位或下位都是双项的重叠。语言连续法是两个单位的累加。关于语言的时间性问题，一般都考虑话语的线性问题。人们说话时靠发音动作表露于外部，形成线性，这就是语言的线性原理，前面与后面在时间上连续地形成一个线条。所谓线条时制，只不过是真正的语言时间的一个方面，而投影在平面上被空间化了的时制。当然，关于语言的时间性还需进一步研究。不可能是单纯的平面上的描述。似乎应该进行立体的深层的研究。并且应该是复合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并非索绪尔的学生法国语言学家巴利所说的反序性（dystaxie）。因为此种反序性是研究已成序列的各个部分的多义性，研究词汇与语法事实的联系。上面说的是排除此种词汇联系，而是逐渐认识尚存的反序性。关于语言的时间性，应该在线性时制上考虑些什么呢？前面已经谈到「象は鼻が長い」这一结构不是由三个单位同时结合而成，而是（象は）+〔{（鼻が）+（長い）}〕这样两个单位的累加。如果把它看成语辞的单纯线性连接，当然就得认为

它是三个单位的同时结合。但是（象は）+（鼻が長い）的结合和「（鼻が）+（長い）」的结合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平面上进行的。（象は）+（鼻が長い）接近语言的事实。前者是全体表象，而后者是部分表象。从逻辑结构来看，部分之前是全体。贯穿连续语言的时间性并非单纯线性平面上的东西，而是根据语言连接现实的内里活动着各种时间的复合群聚。其中几乎都能进入历时领域，也有的企图达到共时过去的极限。另方面，也有的从发表意见的周围向其中心迫近，企图达到共时现在的尖端。前者靠近词汇性，后者接近表达性。如果贯彻前者的方向，则会捡到语法事实的化石，如果贯彻后者的方向，可以接触到生动的语法力的真正的现在点。

什么是现在点呢？一句话，是连续的断止处，即断止点。此种断止点肩负着过去的一切，为凝视非语法世界的真正的现在点。如果把连续看成复杂的过去的累加的话，那末断止点则是此种过去凝集起来的现在的尖端。其他都是未成语法的未来。断止处正是产生句子的地方。什么是句子呢？句子是语法现象的宇宙，是语法事实诞生的大地。它意味着句子是语法的极限，作为二次语言的极限与一次语言的词汇见了面，越过一步就要离开语言领域，进入言语领域。但这里是非语法的，是语法的真正的未来。因此，可以说，语言断止处，作为语言时间性的真正的现在点而使句子成立。同时它必须是肩负着过去，孕育着未来，而且应该是语法力量最活跃的生命点。连续法通常是两个单位的重叠。日语的双项结构，其前面要素更具观念性，后面要素更具语法性。这就是日语结构性的根本原理。要正确地认识日语结构，首先必须把握这个根本原理，并且要深刻体会其真正涵义。也就是